

1637

5.26

TUESDAY



改变美国的十天

10 Days That Unexpectedly
Changed America

[美] 史蒂文·吉隆 (Steven M. Gillon) / 著
邵杜岡 / 译 翟象俊 / 校

 清华大学出版社

1787

9.17

TUESDAY



1848

1.24

MONDAY



1862

9.17

WEDNESDAY



1892

7.6

WEDNESDAY



1901

9.6

FRIDAY



1925

7.21

TUESDAY



1939

7.16

SUNDAY



1956

9.9

SUNDAY



1964

6.21

SUNDAY



改变美国的十天

10 Days That Unexpectedly
Changed America

〔美〕史蒂文·吉隆 (Steven M. Gillon) / 著
邵杜罔/译 翟象俊/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变美国的十天/[美]史蒂文·吉隆(Gillon, S. M.)著;邵杜罔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

书名原文:10 Days That Unexpectedly Changed America

ISBN 978-7-309-08647-8

I. 改… II. ①吉…②邵… III. 历史事件-美国 IV. K71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7171号

Copyright © 2006 by Steven Gillon

10 DAYS THAT UNEXPECTEDLY CHANGED AMERICA by Steven M. Gillo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ee Rivers Pres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www.crownpublishing.com

Three Rivers Press and the Tugboat design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1-176号

改变美国的十天

[美]史蒂文·吉隆(Gillon, S. M.) 著 邵杜罔 译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字数 166 千

201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8647-8/K·363

定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本书是电视历史频道文献系列片《改变美国的十天》的辅助读物。历史频道选定这十天,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慎重的过程,其中就包括与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开了一整天的会,对由他们推荐的几十个候选日子进行了充分讨论,电视观众也提出了建议。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一个由历史学家和电视制片人组成的小组为终选名单的确定进行了讨论、辩论,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辩。然而,他们都一致同意,鉴于对不久前发生的事件难以作出适当的历史评价,决定不包括1965年以后发生的任何事件。

显然,任何名单都是主观的,任何两个人都不会选定同样的十天。我们有意选择了一些可能会引起讨论和辩论的日子,这就意味着忽略了很多显而易见的选择,如签署宪法的日子、在萨姆特堡打响南北战争第一枪的日子、日本突袭珍珠港的日子等,而选择了那些重要性和影响一直被低估的日子。这种影响可以像南北战争中充满血腥的安蒂坦战役^①那样真实而富于戏剧性,也可以像埃

^① 安蒂坦战役(the Battle of Antietam): 1862年9月,南部邦联将军罗伯特·E. 李率兵4万首次向北方挺进,17日在马里兰州安蒂坦河附近与乔治·B. 麦克莱伦率领的7万联邦军相遇,爆发一场严酷血战。联邦军伤亡12 000余人,邦联军伤亡10 000余人。此日为南北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天。——译注

尔维斯·普雷斯利在《埃德·沙利文节目》^①上的演出那样隐晦而只具有象征意义。

所选话题的范围涵盖了从殖民地开拓到近期事件的历史进程，展示了我们国家发展过程的多样性。为反映最近历史学研究中的新变化，在讲述我们过去的故事时，既会从最底层讲起，也会从最高层讲起。既讲述了乡间农夫、1849年涌往加州的淘金者、移民工人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黑人各自寻求其美国梦的故事，同时，也讲述了出身高贵的政治家们、有权势的总统们、坚决果断的将军们以及天才的科学家们如何几乎凭一己之力改变历史进程的故事。

10个日子确定之后，历史频道委托10位获奖的电影制作人来制作这一系列纪录片，并让我来写这本辅助读物。我和电影制作人的工作是相互独立的，我们没有交换意见，也没有讨论故事内容，所以本书虽然讲的是同样的日子，但却往往使用不同的史实加以描述。每一部文献纪录片都只专注于某一天，而本书在写作时却要提出一些主题思想把这些事件连在一起。

总体而言，所选的这些日子对作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做了一些阐释。在大多数国家里，国民身份是由出生或地理决定的，然而，正如19世纪著名的法国观察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②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是独特的，因为“他们无需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就来到了一个民主国家，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平等的而不是变为

① 《埃德·沙利文节目》(The Ed Sullivan Show)：1955—1971年由埃德·沙利文(Ed Sullivan, 1902—1974)主持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综艺节目，其收视率一直很高。——译注

②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1830年法国7月革命后赴美国考察，后写成名著《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详细论述了美国的政体、特点及其历史进程，被誉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关于美国的最重要论著之一。——译注

平等的”。因为“生而平等”，美国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以献身于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想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说过：“这一直是我们国家的命运：没有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始终团结如一。”

这种思想观念有很多来源。我们所选定的第一个日子，讲述的是1637年5月26日英国移民进攻佩科特印第安人密斯迪克堡的故事，它揭示了这种思想观念的清教徒来源。佩科特战争确保了清教徒在新大陆移民的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教徒在独特的美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或许是最重要的角色。按照社会科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有一种道德的激情一直为美国政治变革的引擎提供动力”，而这种激情的本原就是清教徒。他认为，清教主义“传给美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斗争以确保善对恶的胜利”，清教徒道德上的绝对主义为美国的政治提供了霍夫斯塔特所谓的“一次次的道德圣战”，政治科学家格兰特·麦克康纳尔写道：“在美国政治中，再也没有比义愤填膺的高尚道德更为持久不衰的主题了。”

在18世纪，“义愤填膺的高尚道德”曾经激励新大陆的移民奋起反抗大英帝国的种种不公正，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共同的理想”。这些共同的理想在《独立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944年，冈纳·默达尔^①在他所写的《美国的困境》一书中把

① 冈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 瑞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美国有影响主要因其一部关于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经典性著作《美国的困境》。该书指出, 美国的民主观念与对黑人的严重歧视态度之间的差距乃美国的困境所在。——译注

这些理想称为“美国信条”，他指出，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但美国人具有“一样共同的东西，一种社会特质，一种政治信条”。他将此定义为“个体的人必不可少的尊严，所有人生而平等必不可少的尊严，自由、公正和机会均等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必不可少的尊严”。

美国革命的经历产生了“美国信条”，但它仍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谁能分享民主的好处？如何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如何在美国信条之内调和个人主义信条和渴望平等之间的冲突？如何保卫民主使其免受外来威胁而不损害国内民主的理想？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美国人为回答这些问题进行了斗争。这些斗争曾经发生在街头，发生在法庭，发生在血腥的战场，发生在国会大厦。本书如实地记述了其中的很多斗争，每一场斗争都有助于澄清美国信条的含义，有助于明确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对这些模糊不清但却深信不疑的理想的信奉一直是美国很多社会冲突的根源。美国的大多数政治改革运动都是由自由平等的理想与日常生活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引发，这种紧张状况根植于这个国家的建国文献之中，在《独立宣言》激昂的理想与载入《宪法》的强权政治这一冷酷现实之间的差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最明显、最令人痛苦的矛盾就是托马斯·杰弗逊，他亲笔写下了“人人生而平等”，但他同时却拥有众多黑奴，美国宪法也将奴隶制嵌入新生共和国的基础之中。

书中描述的每一天都提供了美国在其民主实验的过程中试图处理某些紧张局势时的一个画面。这些日子表明，我们国家的特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充满了内部的紧张和矛盾，而在美国努力——常常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调和高昂的理想主义与实际的

需要时，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换句话说，美国是一件在不断改进的作品。

除了描述美国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以外，书中的这些日子也强调了偶然事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一些关键时刻往往是偶然事件的产物，而不是有目的行为的结果。许多文章都问到：如果某些事件的结果有所不同，美国的历史可能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假如丹尼尔·谢斯没有领着他那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部队对马萨诸塞州当局造反，美国的缔造者们会不会通过一部不同的宪法？假如在安蒂坦战役之前，邦联李将军的 191 号特别命令没有被截获并交给联邦的麦克莱伦将军，美国历史又会怎样发展？

最后，本书把人放在了美国历史故事的中心，在承认历史常常是巨大的非个人力量的产物、而变革也可能奇慢无比的同时，本书讲述的这些故事表明，个人也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有时是由于有意的安排，但常常是出于偶然。

目 录

1 / 序言

1 / 第一章	密斯迪克堡的屠杀	1637 年 5 月 26 日
22 / 第二章	谢斯起义——美国的第一次内战	1787 年 1 月 25 日
43 / 第三章	淘金热	1848 年 1 月 24 日
64 / 第四章	安蒂坦战役	1862 年 9 月 17 日
84 / 第五章	霍姆斯特德罢工事件	1892 年 7 月 6 日
104 / 第六章	博览会上的谋杀——刺杀麦金利总统	1901 年 9 月 6 日
123 / 第七章	斯科普斯案审判——美国的灵魂之战	1925 年 7 月 21 日
148 / 第八章	爱因斯坦的信	1939 年 7 月 16 日
171 / 第九章	美国被“摇滚乐”所震撼	1956 年 9 月 9 日
195 / 第十章	自由之夏	1964 年 6 月 21 日

223 / 后记

226 / 译者后记

第一章

密斯迪克堡的屠杀

1637 年 5 月 26 日

在 1637 年 5 月 26 日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袭击了佩科特印第安人的一个大村庄，这个村庄位于康涅狄格州密斯迪克河畔一个名叫密斯塔克的地方。进攻行动从 5 月 25 日开始，在约翰·梅森少校和约翰·恩德黑尔上尉的率领下，70 个英国人、70 个莫希干人和 500 名纳拉甘西特印第安斗士在完全由佩科特人控制的地区内走了一整天。当夜幕降临时，他们抵达了密斯迪克居留地的外围，决定在那儿先休息几个小时。到了 26 日凌晨两点，英国人已做好准备，要结束这场在他们和佩科特人之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战争。

借助晴朗的夜空和明亮的月光，他们开始了最后的攻击。梅森和恩德黑尔把他们的队伍分为两部分，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从村子的两个入口同时发起进攻。根据他们自己的记述，梅森率领他的队伍攻进了东北的大门，他“听到了狗的狂吠和一个印第安人的大声呼叫：奥瓦纳科斯！奥瓦纳科斯！意思是英国人！英国人！”而恩德黑尔上尉也率领他的队伍搬开了堵在村南入口处的树杈堆，“右手执剑，左手持枪”冲进了村中。佩科特人开始时被这突然

的袭击吓了一跳，但很快便重新聚集起来，向进攻者们射出了密集的箭矢。两名英国人被打死，20 多人受了伤。有的人被“射穿了肩膀，有人被射在脸上，也有一些人腿上中箭”。

大多数佩科特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并没有跟英国人交战，而是躲在他们的棚屋里。梅森对他的敌人拒绝以欧洲的传统方式进行交战感到十分恼火，便决定烧毁村庄，他点燃了一支火把，放火把棚屋点着了。与此同时，恩德黑尔上尉“也在村子南端用火药导火线放起火来，两边的大火熊熊燃烧，最后在村庄中间会合，在半小时之内就把整个村庄烧毁了”，几十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活活烧死。梅森写道：那些佩科特人“极为惊慌……上帝将如此可怕的恐惧降临到他们的心灵上，他们宁愿飞跑着逃离我们，而跳入那些大火之中，很多人就此丧生”。另一个看到这场屠杀的英国人写道：“大火烧毁了他们的弓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一个个地倒下……血腥的场面让人感到极大的悲伤。”在火点起来以后，梅森命令他的人“撤到村外，把村庄团团包围起来”。占据了有利地形之后，他们射杀了任何想逃出大火的佩科特人。这场大屠杀令人惊慌至极，连和英国人结盟的莫希干人头领恩卡斯也忍不住大声喊道：“别再杀了！你们杀得太多了！”

晚春黎明的曙光将前一天夜里发生屠杀的现场显现得清清楚楚。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土地上犯下的这场最恐怖的种族灭绝暴行，已将那些佩科特人清扫一空。密斯迪克堡成了一片仍在闷燃的废墟，原来佩科特家庭居住的棚屋成了一堆堆滚烫的火灰，那些原来围绕着村庄的巨大木栅栏仍在燃烧，几百名佩科特人或者已被杀死，或者正在死去——其中绝大多数是部落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燃烧着的人体的恶臭充斥在清晨的空气之中。威廉·布雷福德是 1620 年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他当时是普利茅斯殖

民地的总督。他写道：“死人的场面非常可怕，人体在火中焚烧，血流成河，从中散发出来的恶臭令人毛骨悚然。然而这场胜利却使人感到这牺牲值得。他们把胜利归功于上帝，因为上帝为他们做了精心的设计，让他们将敌人掌握在自己手中，迅速战胜了这样一个傲慢无礼的敌人。”

梅森少校认为他那一天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他至死不疑，密斯迪克的暴力以真正清教徒的方式取悦了英国人的上帝，他写道：“《圣经》上说，有时候妇女和儿童必须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去死……我们从上帝的教诲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找到足够的依据。”和当时大多数英国评论家一样，梅森也把这场冲突归结为野蛮和文明的对立，大英帝国“文明的”新教徒将他们生而具有的统治权力施加于“野蛮”、不信教、皮肤黝黑的印第安人身上。当密斯迪克最后的几处火熄灭时，关于这场悲剧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新英格兰。一个新的可怕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 * *

其实早在 17 世纪初期，当英国移民开始与居住在新英格兰的土著居民接触时，就已经种下了密斯迪克战役的根子。1620 年到达的英国清教徒，很幸运地遇到了万帕诺亚格部落的斯匡托，斯匡托帮助他们适应了新大陆的环境，然而仅仅几年之后，英国清教徒和当地一些部落之间的关系就变坏了。不管最初的接触多么友好，它并不能改变英国人视土著为不可信任之蛮民的看法。英国圣公会主教约翰·杰维尔极力鼓吹说：“印第安人是些赤身裸体的野蛮人”，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文官政府，在祭祀时以男人的身体为祭品，喝人血……将男孩和女孩作为祭品奉献给一些人们熟知的魔鬼”。在以后的几年里，新移民开始偷盗土著居民的庄稼，并占有他们的土地。1622 年，一名民团上尉打死了 8 名友善的印

第安人,并把酋长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普利茅斯城堡的顶端,以此宣示英国人的力量。印第安人由此对白人移民有了一个专门的词——wotowquenange,意即捅刀子或割喉管的杀人者。

当乔纳森·温思罗普和 600 名清教徒移民于 1630 年 6 月抵达马萨诸塞的海岸时,新移民和当地土著居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了。和十多年以前在弗吉尼亚登陆的大多是强壮男性的追求财富者和劳工不同,那些在普利茅斯建立了殖民地的清教徒都是携家带口来的,包括丈夫、妻子、孩子和仆人,他们是准备在此永久定居的。他们下决心到美洲大陆来创建一座“山上的城市,”^①一个所有人为服务于上帝的意志而共同奋斗的乌托邦。温思罗普想要逃离一个堕落的英国和信奉英国国教的女王、乞丐、盗马贼,以及“游手好闲的街头混混”。清教徒的使命就是开垦荒野,从而使他们的国家能“像灯塔一样发光”,照回道德已经沦丧的英国。

清教徒家庭需要土地,需要利用新大陆可以提供的所有物产,而这一目标就使得他们要与印第安人争夺当地的自然资源。大多数清教徒把印第安人看作是他们在新的英格兰建立永久英国殖民地一时的危险障碍,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社会潜在的合作伙伴。他们的殖民地宪章是这样说的:“建立这个殖民地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服并激励这个国家的土著认识并服从唯一真正的上帝和人类的救星,接受基督教信仰。”

清教徒来到美洲时,已做好使用武力实现目标的准备。马萨

① “山上的城市”(a “Citty on the Hill”): 喻理想的或卓越的榜样。典出《圣经·马太福音》:“一座建造在山上的城市是不能遮掩的。”1630 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乔纳森·温思罗普在一次讲演中说:“我们将像一座山上的城市,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我们。”——译注

诸塞殖民地宪章要求新移民“借用武器去面对、抗衡、驱除和抵御”任何破坏殖民地的企图。乘坐“阿拉贝拉”号来到马萨诸塞的新移民被告知，“为了自卫，不要忽略围墙、壁垒和防御工事。”他们带来了五门火炮，带来了能够制造武器的工匠和少数职业军人。到达殖民地之后不久，他们就建立起一个民兵连，所有16岁至60岁的男性都必须在其中服役。

在最初的三年里，多达3 000名英国人已在此殖民地定居，到1638年，殖民地的人口已增至11 000人。随着殖民地的扩张，清教徒们开始侵占印第安人所拥有的土地。作为上帝的“选民”，清教徒认为他们有权拥有当地部落占有的土地，并且常用《圣经》上的话为他们公开抢占土地的行为辩护。新大陆是一片未得到开发的荒野，他们的责任就是开垦它以荣耀上帝。清教徒们也提出一些世俗的理由为他们占据土地的行为辩护，温思罗普创造了一个称为“居留真空”的法律概念，即印第安人只对那些已经在耕种的土地拥有主权。温思罗普认为：“至于新英格兰的土著居民，他们既没有圈地，也没有定居的聚居地，也没有任何家畜来改良土壤。”如果给印第安人留下“足够的土地让他们使用，我们就可以合法地取走剩下的土地，这里有足够的土地可以满足他们和我们”。

在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时，清教徒们最强大的武器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枪炮，而是细菌。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接触过多种病毒，经过一个演化的过程，已对这些病毒产生了免疫力。与欧洲大陆隔绝的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致命的病毒，因此毫无免疫力。天花是最大的杀手，而梅毒和各种呼吸系统的疾病也增加了不少死亡人数，在英国移民到达的第一年，就有数万名印第安人死去。根据一些估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75%居住在新英格兰南部的部落就因疾病而统统死光。一个英国人写道：“印第安人躺

在他们的房子里成堆地死去，那些活着的人凡能自己谋生的都逃走了，让那些得病的人留下等死，而让尸体都留在地上，无人埋葬。”

随着越来越多的清教徒登陆美洲，他们的居留地开始向西向南进一步地扩展，最终到达了和佩科特人接壤的地方，当时大约有 13 000 名佩科特人居住在康涅狄格奈安蒂克河与罗得岛韦克保格河之间约两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对于佩科特人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的情况人们知之甚少，一位历史学家把他们描述为：“在康涅狄格所有土著部落中人数最多、最尚武、最凶猛也最勇敢的。”和其他居住在新英格兰南部的土著居民一样，他们靠务农、打猎及捕鱼为生。他们与居住在邻近的纳拉甘塞特、尼普穆克和马提卑斯克等部落的主要区别在于：佩科特人建有带防御工事的村庄。到 1637 年，佩科特人已在韦恩肖克斯河和密斯迪克河河边的山顶上建造了两个带有防御工事的大村庄，除了这些城堡外，他们还在附近又建造了许多小的村庄，那些小村庄里的棚屋有时多达三十几个，而环绕着这些棚屋的则是几百英亩的庄稼地。

有一个极具权威的酋长和部落议会，极有组织的佩科特人得以在新英格兰建立起对其他部落的军事统治地位。为了垄断与早期荷兰探险家的贸易，佩科特人征服了邻近的一些部落。到 1630 年代，佩科特人已成了这个地区政治和军事的主导力量，他们不仅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广泛的贸易网络，而且也占有了这一地区最为肥沃的一些土地。

正当英国人计划向佩科特人的领土实施扩张时，佩科特人却遭到疾病侵袭而大批死去。几年以前，这个部落还有 13 000 多人，到了 1634 年就只有 3 000 人了。新英格兰一个名叫约翰·怀特的农场主写道：“由于接触传染，100 个人里只有不到一个人活

了下来。”整个的印第安部落在死去——由于生病而无法打猎，无法砍柴生火，也无法相互照顾。他们的身上布满天花的疱疹，“他们的皮肤粘在身下的草席上。当他们转身翻动时，整个一面会一下子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十分可怕。”清教徒们认为这些流行病的传播是上帝赐予的礼物。乔纳森·温思罗普写道：“如果上帝对我们继承这些土地感到不高兴的话，那他为什么当着我们的面把这些土人赶出去呢？为什么在我们人数增加时，他会让他们减少，为我们让出空间呢？”

曾经很强大的佩科特人突然发现他们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攻击。他们不仅遭到病魔的袭击，而且经济上也面临着新的竞争。佩科特人的领地盛产一种用海里的小贝壳做成的贝壳串珠，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种串珠曾被许多部落用作交换和通讯的工具。他们用它们来制作酋长的徽章，指挥萨满教僧的宗教仪式，安慰失去亲人的人，庆贺婚礼，作为结束部落间流血世仇和签订条约的信物。然而荷兰人，后来是英国人意识到了这种串珠的经济价值，开始把它用作一种货币。起初，佩科特人在用串珠和皮革换取欧洲人工业制品的交易中得到了不少好处，然而最终，英国人决定自己制造串珠。他们使用钢钻生产了大量串珠，从而使串珠贬值，大大削弱了佩科特人原有的财力资源。

在如何应对由英国人造成的这种新的经济威胁方面，佩科特人的意见并不统一，对英国人深抱疑虑的萨萨克斯酋长要求与荷兰人结盟以抵制英国人。然而萨萨克斯的女婿、副酋长安卡斯却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对抗人数更多、武器更好的英国人是没有用的。他主张合作（作为詹姆斯·费尼莫·库珀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的主人公，人们将永远记得安卡斯）。这两个有权人之间的争论，使部落在一个关键时刻产生了分裂。经过一系列

激烈的辩论，部落议会站到了萨萨克斯一边，并迫使安卡斯离开了村庄。安卡斯非常愤怒，他另外组织了一个部落——莫希干，并与英国人合作，试图消灭他以前的部落。由于疾病造成的死亡和内部的分裂，佩科特人已变得非常虚弱。

英国人迅速行动，乘虚而入，进攻密斯迪克堡的直接理由，是为两个被杀害的英国人报仇。1634年，人们在康涅狄格河上发现一名英国商人——约翰·斯通船长和他的船员在自己的船上被打死了。斯通并不像那时的英国人那样敬畏上帝，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酒徒、骗子和说谎者，他曾把纽约的荷兰殖民地总督灌醉，然后偷了一整船荷兰贸易货品。当他被打死时，人们正在追究他的责任。纳拉甘西特部落的告密者告诉英国殖民地当局，佩科特人趁斯通和他的船员熟睡时残忍地杀死了他们。然而，佩科特人却有不同的说法，他们说，斯通抓了两名印第安人，当斯通拒绝释放他们时，他们便以武力夺取了斯通的船只。温思罗普说：“他们说这事时非常肯定、非常严肃，没有办法反驳，我们倾向于相信他们所说的是事实。”

虽然殖民地当局相信了佩科特人的说法，但他们却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他们对那个肆无忌惮的斯通船长之死并不痛心，但却不能放任对英国人的谋杀不受到惩罚，他们需要惩罚某个人。英国人认为，重要的是要树立一个榜样：上帝的子民在和野蛮人打交道时必须非常坚定。因此，在1634年，英国人就要求佩科特人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海狸皮和贝壳串珠，并迅速交出杀害斯通船长的“凶手”。佩科特人选择割让大片土地以履行条约的经济义务（他们向英国人割让了康涅狄格的大部分），但却不肯把杀害斯通船长的“凶手”交给殖民地当局。

1636年夏天，马萨诸塞当局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下去了。7